

# 穿过富贵山隧道

□南京 关立蓉

上下班路上，富贵山隧道是必经之地。每当穿行于此，我幻想自己是山间的一只小昆虫，钻入山腹，小心振动着翅膀……

早高峰期间，龙蟠路和板仓街交汇处，等待右转绿灯闪现的一刹那，我的淡黄色电动车，在车流的裹挟下，涌入隧道。隧道不长，数百米之遥。笔直的铁栅栏，隔开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进入隧道，直视尽头，圆形水泥拱门处，洒满金灿灿的阳光。非机动车道，原先铺设木质地板，车辆驶过，阵阵急速的咚咚声，似群马奔腾。耳边，穿越隧道的风声，呼呼作响。隧道穹顶之下，时间空间，双重胁迫，人人渴望，变形异化成一根细瘦的绣花针，维系澎湃而高节奏的生活。

女儿赴沪上读书，先生晚上常值守夜班。下班之后，我在单位附近的小餐馆，一碗色香味俱佳的手工馄饨，笑作晚餐。这样，回程通过隧道，我可以避开晚高峰，从容穿行。我渴望放慢速度，感受通过山体深处，时空交错的震撼。当

年，施工工人在此开山凿岩，碎石崩裂，石屑纷飞，声嘶五脏。隧道，是人的力量与岩石的艰难对话，智慧与激情的交织。

晚间，整个隧道灯火通明，白昼般明亮。此时，车辆不再密集，我从电动车反光镜望过去，身后的车道常常是一片寂寥。我甚至可以停下，用手轻轻触摸隧道壁。沉郁稳重的大理石被古老的水汽濡湿了，摸上去冰凉而坚硬，它的背后，仿佛隐藏千军万马。是的，富贵山毗邻小九华山与紫金山间的隘口，位居要冲。古时，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500年，南齐名将崔慧景举兵反齐，曾率军于此攻城，守军防范严密而不能破。有人献计：惟宜从富贵山南麓出其不意。将军便依计，遣一干军兵，夜翻富贵山而破城……而今，古战场的遗迹与现代隧道同现于视野，历史与现代，在此交相辉映。

穿过隧道，便是一段狭长的下坡小道，蜿蜒曲折，通向龙蟠路。道路左侧，石砌的矮墙之上，树木

的枝条垂挂于墙头，层层叠叠，绵延近百米。即使肃杀的冬日，也不见萧条。若是夏日经过，只觉凉风拂面，空气异常清新，令人心旷神怡。路旁有一窄窄小门，步入，眼前豁然开朗，仿佛是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千古桃花源，在电脑手机面前混沌了的双眼，在这片苍翠面前变得清亮。这里便是紫金山北麓。附近有明代大将军常遇春之墓，北侧100多米，是另一位大将仇成墓地。两处墓地，隐没在涛涛林海中。每当路过小门，我缓慢骑行，心里有种神秘而肃穆的感觉。将军墓前的石人雕像静静矗立，面色温润，眼帘低垂。他们，是沉默的历史见证者。

在路口，遇到两位大学生，他们乘坐地铁，从仙林大学城赶来，他们想骑着共享单车，趁着晚间人流稀少，走一走这条不同凡响的隧道。

冬日的晚风吹过，竟是如此温柔。他们的身影淹没在夜色中。前方的隧道，灯火灿烂。

# 山东大葱

□南京 宋鲁宁

体检结束一段时间后，体检报告照例下发到每位员工手中。

我拿到体检报告后不觉有些发蒙，与去年相比，身体又差了一些，不仅多了胃病，而且右主动脉有了硬斑。

看到如此糟糕的报告，就决定自我调理一下生活习惯。首先是第二天就毅然决然地戒掉了一直想戒而没舍得戒掉的吸烟的不良嗜好。第二是饮食上跟家人说以后炒菜要少放色拉油。

做完这些，总感觉还缺些什么，对！应该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对付“甘油三酯”这些东西，想着想着就想起了山东大葱。

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南京人。我在山东成年后才到南京生活，所以生活习惯到如今还有很多山东人的习惯。生吃大葱就是我从山东带到南京的习惯之一。其实今年体检报告出来之前，我也生吃大

葱，只不过一个月一两次而已，与在山东时吃葱的频率少了很多。

关于大葱，祖母跟我讲过一个她亲眼目睹的真事，那就是她出嫁前在娘家时，她们村上的地主吃午饭，吃的是煎饼卷大葱，大葱被卷到煎饼里，地主每吃一口煎饼，就把大葱往下抽一点，等到煎饼吃完，大葱基本上没有被吃去多少。地主会把这根葱放到吃第二个煎饼或者第二顿饭时再卷到里面去，一根葱往往几顿饭才舍得吃完。所以我看如今的影视剧，演到地主家吃饭时，都是鸡鸭鱼肉堆满了桌子，其实历史上并不是每一家地主都是如此的。

很多地主一生都是过着节俭的日子的，农民就更不用说了。

我决定恢复在山东老家的习惯，经常买大葱吃。大葱是正宗的山东大葱，在这个网购发达的年代，身处江南，网购一捆捆的山东

大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等到大葱到家，打开一看，依然很新鲜。

早晨我是不生吃大葱的，怕伤到胃。午饭或者晚饭时，无论吃什么菜肴，我都会洗一根长长的青葱享用，有馒头相配就更好了。

山东大葱确实是名不虚传的，特别是章丘大葱，2020年11月15日，章丘的一棵长度为2.532米的大葱创造了新的世界吉尼斯大葱高度纪录。章丘大葱的种植历史有资料可查是战国齐国时期的名著《管子》，书载：“桓公五年，北伐山戎，得冬葱与戎椒，布之天下”，从这个时间推算，大葱种植在山东章丘地区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

人都说故土难离，故乡难忘，故乡的一切确实经常出现在我梦中，比如昨夜，我又回到了幼时，饥肠辘辘时，慈祥的祖母递给了我一个白馍和一根山东大葱。

# 暖老温贫

□兴化 朱秀坤

天寒，连日阴雨，驱之不散的湿气真能浸到骨头缝里，家乡的腊月尤其冷。那时，每遇这样的日子，给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足下搁一只铜脚炉，或者手上捧一只布套包好的“汤婆子”，手与脚俱能感知到春水般的惬意，实实是暖老温贫之事。

如果说宝钗过生日时，尽点些甜烂之食、热闹戏文，是暖了贾母之老，那么刘姥姥从大观园回家时，园子里的姑娘奶奶们送她的青纱、茧绸、御田粳米、果子点心、随身衣衫，还有一百多两银子，那才真正是救急又帮困的暖老温贫。

面对迷途路人的求助，热心地指个方向送上一程；或者见到暮色中等待顾客的小贩，包圆儿买下她那小堆蔬菜；或者面对上坡的运煤车，推上一把；哪怕在别人处于困境与痛楚时，暂时帮不上忙，好心劝慰几句，陪着叹口气，那也是救急帮困。据说屠格涅夫一次遇上个

乞丐，一摸口袋却没带钱，翻遍全身也没找到一分钱。只得紧紧握住乞丐的脏手，真诚地说：“兄弟，实在对不起，我什么也没带。”乞丐却深受感动“谢谢，这已经够了！”

提到“暖老温贫”四个字，常常想到炒米，如郑板桥所言：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这是板桥在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省）任上所写家书中内容。隔了三百年的光阴，仿佛仍能读到其古道热肠与知心肺的关爱体贴。

前些时组织拍摄专题片《板桥家书》，再现了这一情景。看样片时，我发现不对了，那端上来的根本不是炒米，而是爆米花，我再三解释，先前的炒米是铁锅里炒出来的，而不是手摇爆米机爆出来的，清代乾隆年间有爆米机吗？但工作人员也为难，民间只有过年时人家才用铁锅炒炒米的，找不着啊。只

得作罢，但想想仍是遗憾。

我们小时候，还是能吃上炒米的，并不如爆米花一样雪白，而是炒成焦黄，一股好闻的锅巴香，一嚼就是个嘎嘣脆。来人到客了，舀上半碗，冲了滚开的水，是真正的快餐速食。却不如板桥说的“佐以酱姜”，而是撒一把红糖，端起碗，筷子扒拉两下，一仰脖子，“呼噜呼噜”很快下肚，汤汤水水一点不剩，喝得额上、鼻尖上、背脊上满是细汗，全身热乎乎的，很是过瘾。

最美味的泡炒米，是碗里卧两只溏心蛋，即在开水里打两只草鸡蛋，蛋刚熟，蛋黄还未完全凝固时，立即出锅，舀半碗汤，撒一把炒米，挖一勺红糖，又甜又香。溏心蛋轻轻咬开，是海上日出一般的流质，舍不得一口吃掉，总要慢慢地吮，再喝甜津津的炒米茶，过后还要回味一阵的，想一想心里还是美。

此等暖老温贫，令人铭记终生。

# 菜脯往事

□广东广州 黄超鹏

菜脯，是潮汕话萝卜干的意思。潮汕人管萝卜叫菜头，而脯则类似干，潮汕常见的还有鱼脯，即鱼干；肉脯，则是肉干。

小时候，家住在粤东潮汕的山坳里，冬至前后，母亲总会带着我们兄弟俩一同去腌制菜脯，作为来年的家常储食。

选个碧蓝明静阳光灿烂的日子，母亲用锄头挑着一担昨夜从菜园里刚拔出来的青萝卜走在前面，我们兄弟俩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后面，朝着东门溪的河滩走去。

河滩在溪流的拐弯处，是一片呈半月形的半沙半草地，绿草如茵，坡势平坦，靠近溪流的一边有许多裸露的鹅卵石，有大有小，形状各异。放下担子，母亲挥舞锄头将河滩上原有的沙坑再刨得深一些大一些，村里许多人都来这里腌菜脯，所以河滩上常有几个浅坑，各家各户可依据自家需求再扩大或另择地刨坑。

这边厢，我们俩兄弟也不能闲着，得把早已去掉叶子的萝卜倒出来，拎到河边用清水洗净，再拎回来围着沙坑一圈圈摆列好任其暴晒，摆完再去河边拣些大块干净的石头放在一旁待用。晒萝卜得晒一天，中午吃过饭，我们兄弟俩的固定任务是再过来河边把晒到脱水的萝卜翻个身，暴晒另一面。到了傍晚，母亲挑来一捆干稻草，先抽一些薄薄地铺在沙坑底，手上撒点粗盐，然后她人立在坑中，唤我们将萝卜递过去，她一个个将萝

卜平放进去，一层萝卜撒一层盐，边光着脚在萝卜上轻轻踩压，力求压实但又不弄断萝卜，直到将坑外所有的萝卜都填进去，再在上面铺上严实的稻草，稻草的作用是防湿防露水。我们在坑外打下手，像垒塔一样帮着垒石头，把十几块大石头都放置到稻草上。

第二天清晨，在露水刚散去阳光还没出来之前，我们便早早赶到河滩，取下石头和稻草，将坑里的萝卜取出来一个个平放在草地上继续日晒，重复之前的工序。朝来暮往，就这样连续晒上十几天，萝卜渐渐变成菜脯，颜色呈金黄色泽便可以收回家去，放入干爽干净的陶瓷容器内一根根塞满封盖，想口味再咸些，或让菜脯保存久些的，可再加点细盐入容器内。

别人家用多长时间我不清楚，但我们家一般都是吃完上一年的菜脯，便刚好到时间开封新的菜脯。菜脯的吃法多种多样，可直接这样撕下来送粥，或者菜脯炒蛋，或焖鱼煮肉，皆回味无穷。也可以加些辣椒或南姜，和菜脯丁混到一块制成小吃，最著名的潮汕小吃咸水粿就必定会用到菜脯为馅料。

每次回乡，母亲总喜欢叫我们带上许多家乡特产回城，因行李繁多，车子常放不下，取舍一番，我最后保留着的肯定会有一份菜脯干。身处异地时，吃上一口来自家乡的咸香菜脯，似乎总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心底不知名的地方呼喊。

# 花期如期

□安徽铜陵 章铜胜

元旦前夕，阳台上的腊梅花开了，我们将它搬了进来，放在阁楼的走廊里。同样放在走廊里的，还有一棵白兰树、十几盆兰花、一棵瑞香和几种多肉植物。

有天下午回来，刚走上楼，便闻到浓浓的腊梅花香，和走廊连通的书房里，温暖的腊梅花香也是一样的浓郁。腊梅花香是有些张扬的，我不太喜欢，但腊梅花开了，还是会将它搬进来。

这盆瑞香，是我家养的第四盆了，前几盆瑞香，因为照顾得不好，只养了两三年、三四年，便枯了。瑞香的香气很浓，会在春节前后开花，粉紫的小花，浓浓的花香，与春节时的氛围很相宜。

去年正月初一，阳光很好，早上我推开阳台上的门，感觉眼前红彤彤的，仔细一看，盆中的那棵山茶树上开满了红色的花，映得整个阳台喜气洋洋的。今年，那盆山茶花又长大了，枝上的花苞比去年的也要多得多。春节时，山茶花开了，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家中的十几盆兰花，有六、七个品种，以建兰为多。前年，将生

长茂盛的建兰分了盆，分好盆后，多的建兰在网上和人交换了几种春兰。收到春兰的时候，我有点傻眼了，那么小的几根兰草，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养活它们。两年过去了，那几盆春兰长得还算好，分蘖出了好多芽，叶子比来时要壮实多了。今天上午，读书累了，就过来看看放在阁楼走廊和外面阳台上的花草。不经意间，发现一盆春兰的根部竟然抽出了一根直挺的花茎，不久之后，应该就会开花了吧。

阳台上，牡丹的芽正日渐饱满，立春还没有到，它们长得慢，像是在积蓄能量一般。待到立春一过，牡丹的芽，便一天一个样子了。阳台上要暖和一些，同样品种的牡丹，比外面露地栽植的会早一个星期左右开花。

木兰花有紫色和白色两种，我比较喜欢白色的木兰花。总是在早春，也总是在一场冷冷的雨后，忽然就发现树上木兰花开了，一树洁白的花朵，如春天的信使般，立于枝头，翩翩起舞。

不论世事如何，花期如期。

# 青石街

681号

NEW SUPPLEMENT

投稿信箱:xinfukan@126.com